

李龙云 著

我所知道的 于是之



于是之嘴一撇：“夫人？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！”

于是之：“……我这条鱼（子）算是背透了！一辈子走到哪儿赶上的尽是开水！”

W S Z D D Y S Z W S Z D D Y S Z

于是之笑得更厉害了：“对！对！地下党不应该穿裤衩儿，您看我这记性……”

于是之：“我那房子是12楼，有好多回我站在阳台上，想顺那儿走下去……”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李龙云 著

我所知道的

于是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所知道的于是之/李龙云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04

ISBN 7-5006-5470-7

I. 我... II. 李... III. 于是之-生平事迹

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9183 号

责任编辑: 叶施水

平面设计: 高海军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http: // www. cyp. com. cn E-mail: shishuiye@sina. com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49126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4.75 印张 8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 册 定价: 1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作者 简介

李龙云, 1982年在已故著名剧作家、南京大学教授陈白尘先生指导下获文学硕士学位。现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剧作家。

主要作品有: 大型剧作《有这样一个小院》、《小井胡同》、《这里不远是圆明园》、《荒原与人》、《正红旗下》、《叫我一声哥》、《万家灯火》。其中《小井胡同》先后被收入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剧卷》、《中国当代十大正剧集》、《中国当代50年文学作品精选》及新版的职业高中语文教材, 并被译成英文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。《荒原与人》先后被收入《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》、中央戏剧学院教材《古今中外60部经典剧作选》, 并被译成德文、日文分别由柏林洪堡大学出版社和日本晚成书局出版。

目录

第一章 [1]

1.在风波迭起的80年代,基于命运的安排,我成了于是之的一名“小朋友”(1)

2.于是之的书法曾经给朋友们带来过无穷的欢乐,而现在他却只能以描红自娱了(5)

第二章 [14]

3.为了演好毛泽东,于是之曾经手执一面大鼓,装扮成一名军乐队成员走进中南海(14)

4.于是之:“从十五岁那年起,我就上不起学了,子承母业去当当……”(17)

第三章 [23]

5. 于是之手指着身边的牛仔上装，嘴一撇：“就凭李曼宜替我预备的这份行头，上蒙古我都敢跟你们去！”(23)

6. 站在焦黄的油煎柿饼面前，于是之手一指饼铛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先一人来俩！”(26)

7. 于是之耷拉着脸：“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？”(30)

第四章 [36]

8. 于是之：“1992年7月16号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演戏了……”(36)

第五章 [41]

9. 一个即兴小品,重新燃起了于是之心里的希望之火(41)

10. 于是之兴冲冲地跟我说:“我可能要转运……”(44)

11. 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,几个小时之间好像老了十岁(46)

第六章 [49]

12. 于是之嘴一撇:“夫人?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!”(49)

13. 于是之:“我那房子是十二楼,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,想顺那儿走下去……”(52)

14.于是之：“对不住您了！把您的家伙给摔了……”(54)

15.于是之：“人的脾气就是人的命……”(58)

第七章 [60]

16.于是之和他那批朋友的离去，标志着北京人艺一个时代的终结(60)

17.1986年之前，于是之家里是一个温暖的沙龙(62)

18.于是之：“要平等待人，尊重作家的劳动……”(65)

第八章 [68]

19. 于是之：“……我这条鱼(于)算是他妈背透了！一辈子走到哪儿赶上的尽是开水！”(68)

第九章 [71]

20. 于是之对古音韵学的热爱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(71)

21. 于是之的一位五十多年的老朋友毫无恶意地说：“是之的一切毛病和悲哀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成名太早……”(73)

22. 于是之与他的“三不朽”(75)

第十章 [80]

23.于是之灵魂深处的“小人物情结”(80)

24.于是之语惊四座：“一篇《正红旗下》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《红楼梦》……”(84)

25.于是之身在“曹营”，心系《正红旗下》(87)

26.小势可造，大命难违。人不能和命争(93)

第十一章 [97]

27.于是之笑着向我爱人伸出右手，自我介绍说：“这是是之大姐……”(97)

28.于是之：“你爱我？我这么穷哈哈的！我还想找一有钱的主儿，我爱爱他呢！”(99)

29. 于是之笑得更厉害了：“对！对！地下党不应该穿裤衩儿，您看我这记性……”（102）

第十二章 [105]

30. 于是之脸上带着几分不好意思：“几份儿碑帖，一点儿小意思……”（105）

31. 于是之凑上前去：“指导教师？”大拇指往自己胸前一翘：“于是之呀！”（106）

32. 于是之结结巴巴的：“就那个地方……一个姑娘，躺在地底下……”（108）

33. 于是之眼盯着我：“尊驾不会以为我这是名利思想吧？”（110）

34.于是之：“我是带着对国家对剧院建设的满腔深情提出这个建议的……”(113)

35.聊以自慰的是，由于是之提出的将《小井》改编成上下两部戏的构想，已最终演变成一组系列话剧(120)

36.于是之的特殊价值(121)

后 记 [123]



我 所
知 道 的
于 是 之

第一章

1 在风波迭起的 80 年代,基于命运的安排,我成了于是之的一名“小朋友”

写一写于是之,至少已酝酿了五六个年头。

起初是被动的,是别人组稿。1996 年秋在娄师山庄,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大姐找到我,很认真地跟我说:“看来于是之写不了自己了,希望你能答应下来,写一写于是之。”

我答应了。

其实,我代替不了于是之。即便我笔下的于是之再准确生动,跟他自己写自己也是两回事。于是之是那样丰富与矛盾,于是之的性格和他的精神世界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。任何人没有能力走进他的心灵深处,没有能力替代于是之自己的内心剖白。那份剖白是那样独特,那样有价值。可惜,随着他语言与思维能力的逐渐丧失,那份剖白已经很难再出现了。这绝不仅仅是于是之个人的悲哀。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材料又是这样少,这越发加重了这件事情所带给人们的遗憾……

我 1982 年来到北京人艺,于是之是我的直接



1996 年秋在娄师山庄,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廉云大姐找到我,很认真地说:“希望你能答应下来,写一写于是之。”右二:于是之;右一:李龙云;左一:于是之夫人李曼宜;左二: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。

我
所
知
道
的
于
是
之

领导。整个 80 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,准确点说,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,对于是之的了解,相对方便一点,尽管我始终仅仅是一名普通编剧。

于是之长我 22 岁,我在他面前比较随便,没有什么拘束。于是之对我,可能觉得我喜欢读书,人也还算可靠,因此,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。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,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。他的家在剧场四楼,我的写作间在三楼 311。整个 80 年代的前半期,除了创作之外,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、烦躁、郁闷,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,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。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,那些小条大都是于

为辅,以词采章句为兵卫。”而我这篇文章远不具备那样的品格。没有一气相贯,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惆怅。于是之,一位名满天下的表演艺术家,现在已经不能再说话。惆怅是什么?是一种无奈、一种面对美好的流失所产生的无奈、一种面对痛苦但又不得不把痛苦接受下来之后的感叹……

1993年于是之告别了舞台,他是伴随着整个《茶馆》剧组告别舞台的。可以说,那是中国话剧舞台上悲壮的一幕。《茶馆》剧组是一个由一大批优秀演员组成的前不见古人的群体。

在那之后,于是之无数次地想重返舞台。无数次地努力,无数次地失败。1995年在大西北、在延安古城,我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,但结局还是失败了。从那时开始,于是之接受了这个现实,这反而越发加重了那种人生的惆怅……

现在对我来说,写于是之已经成为一种自觉,一种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欲望。于是之那些故事不断浮现在眼前。说实话,对于我个人来说,于是之是不可替代的。于是之是为数不多的能在戏剧创作上给我具体帮助的人。这种帮助主要是指,在我的作品酝酿“做胎”阶段,于是之几乎是惟一可以与我倾心交谈的人。于是之对我的创作、对我这个人的理解、对我的优长及短处、包括性格上的弱点,无不知之甚详。于是之当然也有他的毛病,但他从来不会



我所
知道的
于是之

去整谁,包括令他十分厌烦的人。于是之是值得作家朋友们信任的。

小势可造,大命难违。人是有命运的。而从一定意义上说,于是之的命运影响着我的命运。

对于是之的离休抱有这种依恋情绪的,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。2002年6月,在北京人艺纪念建院50周年的宴会上,作家过士行面对人声鼎沸的大厅喃喃自语道:“于是之没来……有没有于是之还是不大一样……他在时这种感觉并不强烈。现在,他离开了这个位置,那种感觉那么强烈……”北京人艺建院50周年恢复的保留剧目,与建院40周年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,无一例外都是80年代的作品。而那批剧作无一不浸透着于是之的心血。但这个场合却没有了于是之。如果承认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话,那么是否可以说于是之的命运多少影响着北京人艺的命运?

2 于是之的书法曾经给朋友们带来过无穷的欢乐,而现在他却只能以描红自娱了

1998年9月,我去看于是之。去的前一天,我往他家里打了个电话,接电话的是是之老师的夫人李曼宜大姐。